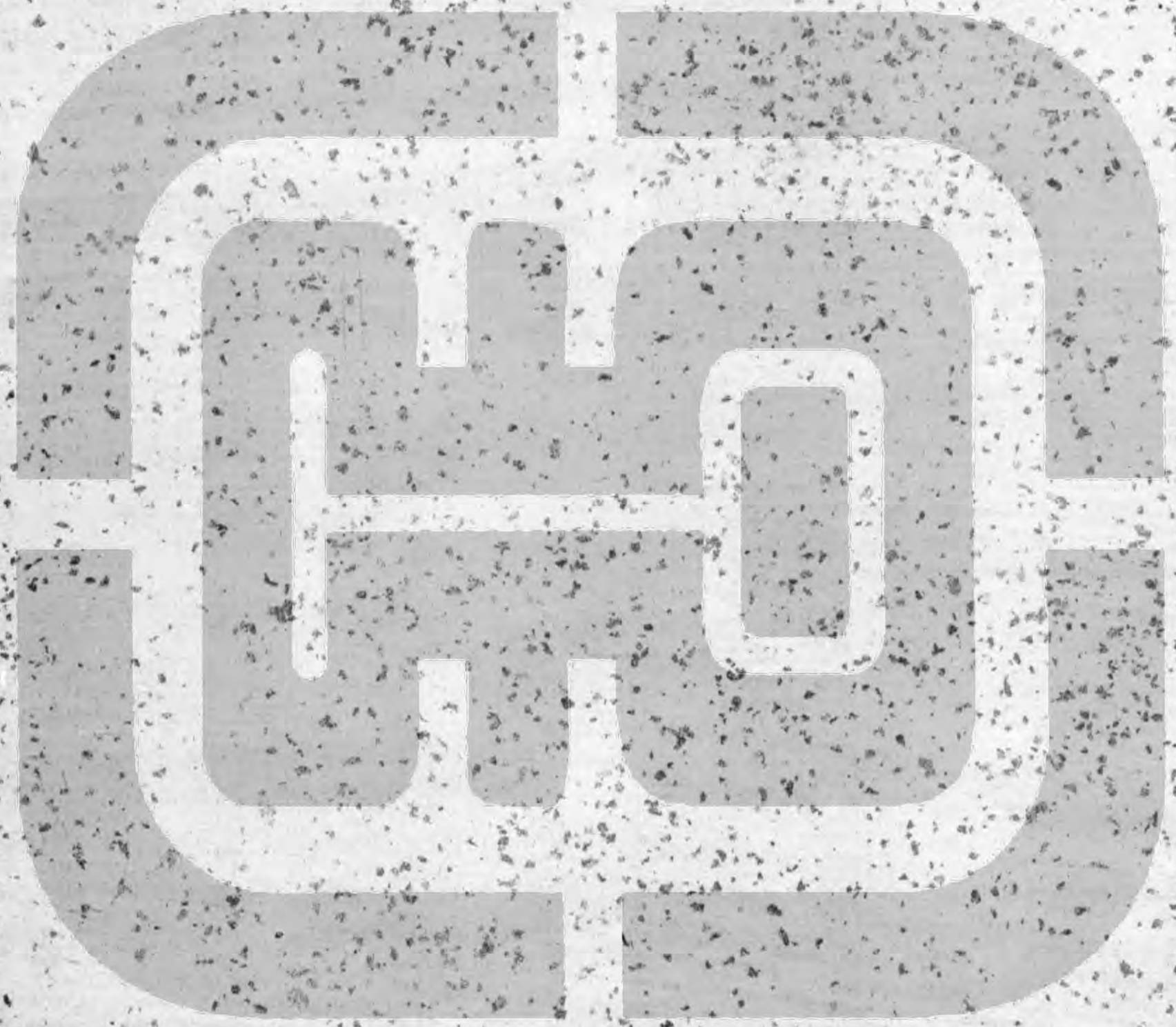

河東先生集卷第九

門人張　景　編

與廣南西路採訪司諫劉昌言書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與李宗諤秀才書

與韓泊秀才書

再與韓泊書

與任唐徵書

與廣南西路採訪司諫劉昌言書

唐滅到今一百年始見太平天子考二較藝求海内多士尤絶者盡在朝廷驗ㇾ出頭角羣莫能上開常自歎吁不及者以今言之王著善書得筆札點畫之妙召置為侍書日在上左右出入禁闥賈玄善奕專黑白勝負之能召置為

待詔數公對上爭博坐或窮晝楚芝蘭善占得為日者之長劉翰善藥得為太醫之令越有梓匠得畫能於佛塔蜀多方士得逞技於道術至於擊毬擅場木射中物有小奇於類者皆大顯於時蓋取其所能而各盡其所妙也苟不遇上之廣求於人不遺於物則此數子果能自異於今乎　上所能知其此數子者必有力言於上而上始取而擇其能以為用也開所專於古文者三十年矣始學韓愈氏博周公孔子之道尊ヒ而親ヒ善ヒ而惡ヒ用之即施教化於天下以利萬物不用之即成其書垂之無窮要其令名聞於其儔為文者庶乎近於古人矣比之書奕占藥梓匠方技翹然出衆者開亦不媿於前數子之遇知於　上者蓋無其大君子力為開言之於　上也所以每常自歎至於食無味寢無寐居不為家存不為生者尤忘其動得謗行得毀以讒以害屈而莫伸之所為困躓顛沛也嗚呼豈為儒不及為他者哉此蓋　上之未盡知於開之所能也前數子皆異端之未非如開有利國家活人民致君如堯禹立言如典謨用之於兵戰則勝攻則剋行之於事言則中謀則成文武之道為彼　上猶知而崇用之高步闊視幾齒大臣若大君子有言聽而使　上知之者　上必以開不下於前數子之為奇特也羽公垂華車走萬里極炎荒之所僻遠盡耳目之所見聞為天子別白善惡之於人必不使開在於前數子之後耳若此時明公不為之言　主上不得而知即聞　恨為儒不及於為他者也將終身為終否之人矣開再拜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八月八日開再拜寓書於朗州諫議歷代充時用為公相矣王至下羣吏由辭學進士中出以為貴同時登第者指呼

為同年其情愛相視如兄弟以至子孫親屬多不為睚比進
相援為顯榮退相累為點辱君子者成衆善以利民與國
小人者成衆惡以害國與民耳聞目覩不越于此太祖皇帝
開寶六年今僕射李公為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事始
有廷試開幸得與執事於上前登進士第為同年者二十
有六人初仕惟狀元宋得校書郎直史館餘遭諸州府置司
冠恭軍選悉為之到于今十八年矣其間死者幾半存而居
上位者惟執事特受 上知自諫議大夫得權 御史中丞事
宋得入中書省知制誥復不幸宋病風廢死于家其餘右開
輩如走巔峯緣危梯係ヒ不能上不能下者其何可俟髮
白顏頹壯心殆休獨望執事立朝廷鎮臺省以提以翼同贊
聖君近聞執事退退遷為郎南遂典郡噫斯未知下民多尤
將未受其康濟耶噫豈如開輩為同年者將困為終極
於此耶嗚呼寧視人何易而自為何難哉悲夫人之處世多
違而少遂無他知者不已知也混ヒ然若羽逐風鱗逐浪寧
辨其始来而終止也得為賢失為愚其果是而果非乎紀於
策傳於口者詳而聽之今昔豈殊遠哉大凡禍福進退君子
小人必以衆寡為相勝之道耳譬如為數草木翔集業業茂
善惡必其類合矣異其類疎矣況朝為榮暮為辱豈已
所皆為之哉有以直於事而曲於不直於事者而為已累也
有以忠於上而逆於不忠於上者而為已累也有以理於公而
亂於不理於公者而為已累也有以責其名而不責其實而
為已累也有以懼於彼而為已累也有以免乎
近而不免乎遠而為已累也所好屈之人而不好屈之於身好
利諸已而不好利諸彼也至於相城害殘忍相族僇毀恥終不
為媿所以古人君子行己有道正己有方以禮防之以信要之

以仁伏之以義制之蓋畏於此也明公度之是能異於此哉朗
陵山水清秀風土稍異嶺表修閣養和足樂天真何為冒
塵埃衝風雨出則畏處則防以為己所貴盛耳相去且遠相
見示期珍重自愛開再拜

與李宗諤秀才書

秀才足下賢愚之生無擇其所處也惟其人在乎心別耳文
章之所主道也古之為學公卿士大夫之子弟立身行道取立
與名必用之後之公卿士大夫之子弟惟取位為豐逸之具乃罕
學焉其學者非章句淺末之類求第有司進明天子者也
學謂立言垂教行義炳卜如古賢君子耳貴家子少專焉
專之者惟窮悴孑介特寒士憤悱之不勝所作也貴家
子能此者自漢而下四十年開能識者為足下一言之周末
故范魯公為相國子弟中惟今杲立節好學相國洎朝之
百執事以至後進羣生賢皆知而高特焉乃至今果以文得
名以文得位居貧御眾能偕古人有道惟果可尚四十年
中得相位者僅十家而其淳誠遺直材略傑異不貪不佞
巍然有良相之風者亦惟魯公耳十家子有亡有存于今為
世言者有幾得位齒於卿大夫者于今復有幾其為名不
時異者與不得位而泯沒者斯無異也孰偕果哉此無他惟
學與不學耳去年春在貝州有幕史劉公華新拜觀察
推官之命而來郡中開始見之辭氣恢然舉止詳熟開求
其所從來即其道出於賢家子言足下出即乘蹇驢張槖蓋
稱足下行事不類於貴家子言足下出即乘蹇驢張槖蓋
從小僕不佩文犀諸金具帶衣惟純色常服言不譁妄心能
別是非有信義毓學好文之辭章卓異峻拔居其家相國
多器之與士大夫羣進終生遊眾必推尚開當聞之時誠歎

識足下面耳今年春過京師託進士崔景言之于足下開所志
者顧與足下為一時之交非求娟也直欵與足下使世稱謂欵
美以道相得耳中執憲趙公在魏時開於今夏中日得奉於
左右常言足下為今時之俊又偉材將特薦進於上要足下
贊教化惠邦家為天下之雄冠也開今來得復舊官伹於
京邑思與足下朝夕游處各盡其所懷以其事役劬卜卒未
得相見數日前崔秀才袖足下文一軸及永泰門義井銘石
本一篇見貺讀之竟日如稱訊足下者不為謬矣足下之文雅
而理明白氣和且清真可貴也足下若不廢於學勤卜恣即
至於道其不難矣名稱禄位必由己立十數年外可與杲為
敵耳貴家子羣不能遠望轍跡況能踵哉賢尊相公懿德
洪業近年無及其又與魯公不相上下是知四十年間惟足下
與范兩家父子為賢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足下惟勉之
開俟足下成之惟速翼後人仰望足下清塵知開言為不
妄卜魯相評議自予應舉歷官已来了不得與賢兄相
識而又李憲守之不幸卒於信州治所余今年自御史謫官
到此累有人言足下好為古文趣尚出處不與俗同近洪州
李頎行秀才自許州来相訪亦說足下及出足下所作送行
序示余聽而觀之深足貴耳因讀孟郊詩言及足下有盧
仝詩數十章開於十年前在京城書肆中見唐諸公詩一策
內有玉川生詩約四十餘章與馬異結交詩為首篇余尋託
匕兄 用百錢市而得之時有鄭州宋嚴送予學文卒與匕

兄相遇取而與之至明年嚴死盧詩沒而無復返矣自後予在
江南及来河北常欲求之無緒有也今李生話足下所有彷像
類余昔年市之者焉未委足下於人傳之耶人別有而小異耶
嗚呼大地間古今事學必有以成也成必有以知也知必有以
傳也世所好而用者未必為久而存也世所不好而弃者未必
為終而泯息也皆莫可極而定之矣狀其善者勝耳今欲請
用達於左右可否惟命開白

再與韓洎書

世有醫師樂夫武人匠氏百工衆伎商民賈者之輩傑ㇾ異
其徒者時必名推之其家之子孫往ㇾ力行父祖業不羣類於
衆負而自言之必曰某實其氏之子之孫也所學所能ㇾ繼若
父若祖也雖余不逮其良者亦見憤然不肯抑于人下也嗚
呼是亦果有所稱哉士大夫王公由文章道德立名居世者
則罕見其子孫繼其能而紹復其後也不惟不如是復有敗
其家者哉抑是惟彼徒之業賤而易能耶我徒之道大而
難為耶抑是惟彼徒之愚且衆有耶我徒之賢而鮮得耶
抑是惟彼之徒須力而後衣食子孫無守而務其生且使狀
耶抑是惟我之徒貴富易取子孫豐於養而憧且使然
耶抑是惟天之多於彼徒而少於我徒耶足下思而觀之古
之時與今之時人能達於此乎吁事之復有甚於此者有山
川土地民人甲兵江穆崇廟不能類先人之烈而致禍亂者斯
不多言耳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能文者惟足下與我而家開
之學為文章不類於今者餘二十年始者誠為立身行道必大
出於人上而通及於世間豈慮動得憎嫌擠而斥之斯亦未
足耿吾懷也其所喜者聞足下好為古文及近得足下序書

讀之頗有吏部之梗槩所以自念韓柳氏子孫与足下幸同
出於今世矣足下其勤而於
斥為又者皆有意於聖人之道足下觀夫子之經書後之人
孰能企及其萬一乎從其門而徒多言耳矧可弃而從於他
乎急其誠而廢其功乎競ヒ為實可自媿也盧全詩非余
昔市得之者今寫訖納上未得相識空增永思開白

與任唐徵書

辱示詩兩軸辭調頗切於古人從何而得至于是者哉非雄
剛駿逸之材孰能追此僕將何豈報於足下也僕之中独不
容物又与衆異尚好為古文同人相遊少有合者雖造我門
未始得入縱與之坐談道論義之聲至舌不發僕非愛惜
其言也其人不知其言徒致僕嘆ヒ而已明天子在上我夫子
之道不墜于地豈能窮餓凍死于僕耶衆不能知于僕ヒ
又安能容于衆哉以至近日却掃窮廬人絶其跡何足下一
旦自外地而至直詣我門及聽足下之辭氣有異于他人也觀
其言察其行者果如是哉不待見足下之他文以知足下亦可
交之人也愛我之誠足下為多矣足下所愛也愛于我也愛于
我夫子之道也我夫子之道有識者之所愛也足下非布識也
何愛于我哉是夫子之道果在于我之身乎足下苟能不
易今日愛我之心化於衆人使愛于我愛于我者則顯親我之
身同我之道如是見天下之人皆從于我也不難矣道德仁義
之所依歸禮樂刑政之所收用國無爭殺之虞人有信讓之
風煥乎先聖人之德音寖于民間謂君后之無為者今近
于生矣皆繫于此也是足下之愛我也豈小ヒ而已足下忍不
為我惜乎誠有望也不談日久因足下起僕今日之言幸甚幸
甚開白

河東先生集卷第九

門人張景編

在滁州上陳情表
知邠州上陳情表
上言時政表
乞駕幸表
奏事宜表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

慈特移臣知潤州軍州事九州之中萬方之大凡居文武班列出領州郡詔條未有如臣東西為鄰疆境相接去彼来此為幸為榮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三者也臣去年與同職不相和叶為公事因致鬪爭自貝州知州授上蔡縣令雖為貶黜蓋認優隆臣見自来臣寮犯罪貶官者小則均商罰麽大則交廣遷逐無俸禄之為養與骨肉以相離惟臣獲銅墨之榮在畿甸之側得家屬而完聚受月給以豐饒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四者也臣近隨天兵深入賊界雖則部領糧草頗亦經涉陣場見犬戎之猖狂知邊鄙之捍禦臣遂陳誠懇上達冕旒乞居士卒之先求以干戈為用願展微効以贖前非實不望別改官班亦不望別承恩遇陛下驟加雨露拔上煙霄授臣以舊官捨臣之深過未經郊祀赦宥便得叙用復資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

常之五者也臣自旬浹已來曉夕思念陛下於微臣郎有君
父仁慈之惠五矣微臣於 陛下郎未有臣子忠孝之事一焉
臣近瀆 天聽乞効臣節 陛下加臣之恩榮郎甚非次徵臣事
主之志願郎並未伸臣忝是人豈無感媿況臣好學古人行
事又荷 陛下聖知當報答天地之時有樹立功名之處令臣居
散當差使在臣見頗是尋常不能展臣薄材不能竭臣死
節且四海之內萬物皆寧惟有幽州未歸匈奴未滅伏望
陛下於河北屯兵之地邊上禦寇之方 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
帥行伍必能為 陛下出生入死破敵摧堅追窮寇於深邊靜
羣胡於絶域況臣年今四十膽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机便
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得報 君父仁慈之恩縱使身沒
於戰場亦得名垂於史策臣之願也惟 陛下察焉臣開頓
首頓首

在滁州上陳情表

臣開言伏以郊天大赦布 陛下至仁之恩率土咸歡荷
無為之化凡居動植之類盡承 霑霈之私臣開誠歡誠抃
頓首頓首臣於淳化二年為先知全州日招喚到粟萬延一
行嵊峒公事決送軍人吳忠等上 京在御史基枷禁臣一百
二十日勘責招罪勒停臣見任崇儀使追奪臣前任殿中侍
御史一任文書至淳化三年三月特蒙 聖慈敘用授臣復
州團練副使至四月又蒙移授臣滁州團練副使臣學周公
孔子之道事 唐元虞舜之君孤立無依薄命多難但知
忠直不解隄防致煩 宸聽遂冒 朝典進寸退尺費 陛下提
拔之恩成是敗非感 陛下矜容之賜獨 陛下與臣為主不似
他人惟 陛下知臣之心不作私罪無毫髮之贓污愛屏除其
奸訛況于蠻尽並繫軍 軍連羣結黨蠢物害民本期去

彼之根源不謂陋臣於坎窞榛茨之秀錚ㄣ變統
指之柔一千載逢 陛下聖明二十年蒙 陛下養育今來退
默受盡恤遂得請受則雖有其名責折色則並無其價
惟將之句以度朝昏鬚鬢雪染以渾多骨肉星散而都盡
 陛下如乾坤之真厚豈不能容微臣之身 陛下若日月之
貞明豈不能照微臣之意雷雨令逢於作解草木咸慶於
惟新仰君親不報之仁蘇蝼蟻再生之命東風應候揭雞竿
而和煦先春北闕如歸拜 龍顏而歡呼不日伏望 皇帝陛
下念臣已蒙叙用又經量移頗困閑官久居外地特迴 睿瞻
曲軫 聖慈捨臣已往之非賜臣牽復之命臣頓銘肌鏤骨守
法奉公臨深履薄以為憂慎終如始而知誡規行矩步不
令其厥足用傷隨波逐流永保其上善若水臣開無任仰天
荷 聖俟恩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臣開誠歡誠

忭抃頓首頓首謹言

知邠州上陳情表

臣開言臣自太平興國四年蒙 聖恩與臣昇朝官從 駕平晉
到今已一十六年雍熙四年蒙 聖恩與臣諸司使到今亦已八
年相次入處知州知軍無他人為臣肯言獨 陛下與臣為主臣
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千載逢 聖明之代一生同蹇塞之人不
得在覇府隨 龍不得向 御前及第徒為散冗虛抱忠貞曾
學文章愛楊雄孟軻之述作少知兵略識吳起孫武之機鈐
與臣同時者大半淪亡比臣後來者盡皆榮貴惟臣薄命
止及常人家不免於貧窮身不免於困滯今來老大漸更
衰殘父叔母妻死不辦於遷葬兄姪弟妹生長見於睽離又
無處得立微功又無處得行直道埋沒外任憂畏多言臣事
 陛下乃君乃親臣仰 陛下如天如地乞迴 睿瞻抽歸 神京換

臣一給諫鄉監之官列臣在股肱耳目之秩必能助　陛下行非常之好事必能佐　陛下固不拔之基從　陛下東封泰山與　陛下北掃胡虜致人民之安樂使風雨以順調苟歷試以無聞請對奏而受戮三皇五帝不如　陛下之真淳百辟千官少有徵臣之愚直卜除會於今日望　睿臨於此心東望闕廷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謹奉實封表陳露以聞臣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言時政表

臣開言以徵臣至愚至賤之人遇　陛下至聖至明之主特蒙重委差知代州內省遭逢深懷驚懼近於便殿得對　宸聰承　陛下慰諭之言諮　陛下賤注之意蓋　陛下未識臣面是　陛下已知臣心日月垂照臨之私葵霍展補報之効臣今發赴本職去便累年　陛下方纘丕圖天下爭觀　聖政臣有畢見上瀆　聖慈若有可採之言望　陛下少以為是若其無所裨益乞　陛下恕臣罪尤僭易之誠死罪死罪臣以宋有天下今四十年太祖太宗精求至理　陛下紹膺大寶為君知難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　神機　陛下不可不思　陛下不可不作臣以益都稍靜望　陛下選賢者以鎮之何賢者望重有威聲小自狀畏服比諸衆庶臣察聲望自懸侔擬貴免長縈　聖慮耶為得人即安臣又以西鄙令雖歸明往去未可必保苟有翻覆之禍西陲忽被奔衝　陛下須得法能平　陛下須得人能潔將契丹比議為患尤深何者契丹則家國久成君臣久定知蕃漢之有分我邊鄙以其甚牢縱萌南顧之心彼亦須有思慮但積恨未泯貪心難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邊隅未必知足任姑息未便感恩望　陛下常先備之別為深計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孥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

其念仍乞 陛下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結其心為我声援如有
勁敵使其侵掩於伊必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軽動之意
臣又以 聖明兵甲雖即衆多不及 太祖之時人之經慣勇鋭謀
臣猛將況甚相懸今来師徒似未閑紀律所以昔年北鄙屢
遭侵擾之虞近歲西邊不聞勝捷之事養育則月費甚廣
征戰則軍功未彰頓 陛下訓練如 太祖之時禁戢如 太祖
之日揀選必須於勇敢指頓無縱於後先失律者多少盡誅
獲功者虚實無濫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屯戍專征申命
令而必固每萬機聽斷之暇於雙闕深嚴之中望 陛下親臨
殿庭廣召貌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英威牢籠女妓豪
震懾區宇臣又以樞密宰相 陛下大臣委之必以無疑用之必以
至當銓摠察屬評品職官內即主掌百司外即分治四海近
年新制至公全隳京官朝官別置審官差遣供奉殿直又立三

班主張是如駢指贅疣亦如十羊九牧刑部不令詳斷取捨
創立審刑至如宣徽亦同散地大臣不為必信小臣乃謂必公若
大臣不材即以罷免豈可失任翻似倫員至如銀臺一司舊屬
密院近年改制職掌至多人即加倍添人事即依舊公事別
無利害虚有變更臣敢乞 陛下停廢審刑審官三班差遣
等院應朝臣京官及供奉官已下並歸中書密院宣徽院
管勾差遣其銀臺司亦令密院依舊主管審刑院公事亦
乞歸刑部施行如此則去繁細之徒省頭目之処臣又以開封
府尹京邑大都萬方奔會之邦六合執則之地乞仍舊貫選委
親賢及 皇族公主盡以成長既本枝而繁茂但優逸以端居
宣於外郡列藩各令出守作牧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賛弼
之人有分封共理之長有磐石維城之固凡主海内郡府並是宋
家子孫同宗周之強如炎漢之盛臣又以天下州縣甚有闕官有

處即冗長至多闕処即歲年無補臣欵乞將天下四千戶已上縣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縣選京官知仍省其主簿一員令縣尉兼主簿公事其通判都監ㇾ押巡檢監臨勾當使臣等並乞酌量省減免虛費於祿利兼均濟於職官慢公與急公者顯明有材與不材者分別臣又以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即變人紘至大九品至多同事同官不和不睦有患難全無其相救伺閒隙便有於相危惟懷傾奪之心全忘仁義之道臣欲乞 陛下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敦厚於化源永和平於政本比屋成可封之俗羣官變君子之風助 聖德於無疆扇淳風於有截臣又以太祖神武之帝 太宗聖文之君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臣望 陛下開豁 聖懷如天如海可斷便斷合行便行愛惜忠臣直臣體認女妓言女妓黨守清淨之道叶華夏之心與堯舜比肩共乾坤合德臣久叨末位漸老明時昔日荷 太祖太宗見知今旨蒙 聖主聖恩任用辭狂理拙甘俟誅鋤干冒 冕旒臣不勝戰汗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乞駕幸表

臣開言憂國如家見危致命乃古人之語是徵臣之心況忝文行忠信之名而處官爵衣食之貴偷安竊祿端坐空觀惟臣恥之非臣願也當勝負之未決有去就而輒言罔避朝章望垂 聖覽臣開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去年蒙 陛下差知代州今夏就差知忻州每見北界投來人言契丹排比入界次第甚大亦未敢決狀信之伏自八月已來聞河北邊上醜虜屯結甚衆及於雁門飛狐寧化軍侵犯往來度其姦謀必未輕退深慮至十一十二月大寒之際併以賊騎奔衝何者當深冬嚴凝王師自南而北違温就寒北蕃賊自北而南遠寒就温也況王

師自秋至冬散在鎮北定邊已近百日飲食芻粟非如在家也
城寨村野久居於外也衣裘縗褐不及毛毳氈皮也所以蕃賊
利在深冬王師困於深冬也知自 太宗平晉之後蕃賊數勝於
邊止從近年不敢南顧今其來也其事有三蕃賊居北歲在
亥子以南抗北是抵太歲此蕃賊所恃而來者一也自雍熙端
拱年到今十年也其蕃賊當昔虜掠得資產財貨費用將
盡也今來犯邊者二也伏又 陛下登位到今三載北鄙無事未
即四尺八蠻自此之後畏伏 陛下聖神稽顙臣妾納職闕庭豈
惟聲教之內女妓究之徒敢二三乎若 陛下今日稍致胡騎侵
凌王師退衂邊鄙遭其衝突城寨小有破亡即臣未見其人
也今日之事 陛下豈可輕之哉臣近聞自京至鎮州修葺行
宮迎候 聖駕臣實聞之忻躍無已 陛下若行此事真英雄天
子也臣今冒死乞 陛下郊禋之後慶賞纔行三兩日內便下 詔
札克取五七日間 聖駕速趍征至鎮州躬 御虎貔親逼壜場示
醜虜以神武授羣帥以 聖謀望 陛下勿聽猶豫之談勿生遲疑
之慮臣直以近代及 聖朝事比而言之望 陛下行之果決周世宗
即位之初朝廷未甚強盛河東賊亂世宗親征大戰高平誅
戮懦將中原自此王霸席卷淮南關南及 太祖受命之年李
筠潞州造逆羣心未盡歸附諸矣坐看興亡 太祖親率六師血
戰筠黨揮蕩殄取潞州迴戈維揚重進授首後乃取荊潭如
破卵降邛蜀若摧枯擒劉銀於南海之濱縛李煜向金陵城
內戎王款伏錢俶來朝洎至元行幸漁陽迴歸鳳闕垂是初臨大寶親揔雄師順動若雷

行出命如天降況 陛下承太祖太宗休烈遇 太祖太宗聖明甲
滿萬倍於世宗臣庶一心於昭代糗糧山積玉帛雲屯日月 御名明
天地前穆謀臣若雨猛將成林內則元老賢相彌諧外則深溝
高壘蔽捍諒陰三年之外撫御六合之中動止無造次之名賞
罰無僭濫之処大駕如起 皇威益彰將卒增勇氣於邊陲犬
羊挫兇謀於沙漠微臣之望此明効爲而又臣所切者以蕃賊
纔起親征契丹便乃逃遁此乃 陛下聖德英武如天如神也
若 陛下聖駕起過河北蕃賊未退沿邊王師聞 聖駕北行人
心勇銳殺退蕃賊亦盡謂因 陛下聖駕親征所以能殺敗蕃
賊此又尤彰 陛下聖德英武如天如神之甚也即蕃賊退与未
退是 陛下聖駕整起無不利也臣又以今未款附者而鄰也若
今 聖駕整起契丹退敗若聞之亦謂 陛下英武能殺契丹必自
思其已也豈能抗 陛下英武如天如神者乎是 陛下一舉親
征而天下皆伏 陛下英武也以臣思之即 陛下臨御區宇而今
而後何所不畏乎如或 聖駕必起即 京城之內乞委腹心大臣
留守之交廣西川滇泉福建之地各命近臣馳駙以按察焉
如此則 陛下無憂無慮而寧謐也如或 聖駕必起臣望 聖慈
抽臣歸 闕乞隨 聖駕仍告 陛下與臣精銳兵士三五千人騎
前驅必獲勝捷臣潦倒外任踊躍壯心鏊竭蓼莪裨贊居
父冒犯旒冕臣不勝憂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實封表以
聞臣開誠慶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奏事宜表

臣某言事大動靜須審乎天物大盛衰必繫乎時三辰明上
所主有程萬靈章；所立有常曆數莫逃符驗可信違之
益速其咎順之爰契其理自然之道也臣言有所開情不敢隱

思欲披露以贊聖明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於太平興國四年任来州録事參軍太宗聖駕在鎮州抽臣赴行闕是歲三月二十四日臣至洛州南旅店中遇晉人程冉榮自鎮州迴臣問收太原事程冉榮言 太祖水浸河東年冉榮在河東為僞命殿直河東主命冉榮聞道馳入契丹求救兵到西樓契丹有宣徽使王白善術數四月十三日虜主帳前王白召冉榮於家園亭中食冉榮告之曰南朝今收弊國兵甲甚大弊國危處不保存亾王白曰子無憂晉無患南朝於五月十七日必迴晉於五月十九日濟大事冉榮又問之此既必迴後復如何王白云後十年即晉破之即掃地矣王白又曰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也然猶再云一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絶此滅不同往古時滅必無遺種矣冉榮即離虜庭至代州後歸於 太祖以言忤 太祖意宣充宋州寧陵鎮將

今為亳州鎮將也王白者冀州人年僅七十言事多中以數之十年也晉必破矣臣開至行闕授贊善大夫從 太宗四月抵晉壘五月六日繼元歸命 太宗即焚掘其邑晉果掃地矣 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內戌年命曹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復 王師敗績於河間虜乘勝明年春破德州抵黎濟寨届于黃河而退臣以程冉榮昔語王白之言開寶二年五月十七日 太祖不豫并州而迴一有驗也復言河東後十年必破至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果十周年晉壘平又壞之是掃地矣二有驗也又云契丹再去一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當雍熙丁亥年春虜破德州抵於黃河是三有驗也又云晉滅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絶者臣以 太宗平晉年歲在己卯今歲在己亥二十一年也此来契丹興兵無名以臣犯華其理皆逆非天助也大凡兵為凶器聖人所誡用之除害不可以害人養以防

亂不可以亂舉中國之君能而玩之猶為不善況尸狄乎且
用兵之法必審天地人之道以察得失出師所忌日月交蝕先
舉之國各必當之今歲九月太陽太陰朔望之辰俱有災變
懸象在上著明示下契丹先舉必受其殃所謂失之於天
者也保州定州城寨相望王師環列其衆且多瀛鄭已東各
阨要害所入既隘所出必雍隨駕精兵已次貝魏彼進無大
獲彼退無善歸所謂失之於地者也而又牝雞司晨女主專
政腥穢盈溢尸夏聞知韓氏弟兄執權擅國尤從近歲不道
益多黷武窮兵侵鄰虐衆東征倭國以喪其徒南伐高麗
不勝其弊將新集之衆犯中土之師無勁悍之渠魁無雄傑
之將佐所舉仍舊所行復稽陛下登位已來皆遵法式上下
輯睦歲稔民安風雨順調賞罰無濫外絶陸梁之輩內除奸
慝之臣四海晏然百官允若謹戢疆吏不使侵漁諒陰三年
克終孝道而契丹合扣塞門而納款望 帝闕以歸心豈可擅
率犬羊強凌邊鄙深掠生聚大肆奔衝所謂失之於人者也
以臣度之契丹有三失之尤陛下有三得之美臣所以知其不可而
程丹榮稱王白所言河東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絶者
此其始而萌之也夫有強必有弱有盛必有衰惟彼北戎於我
中國處陰陽定位居南北異方彼弱即我強我衰即彼盛當唐
室之季末始契丹以縱橫阿保機僭位稱尊韓延徽亡命作
相署置官號興建都城據北土以為雄幸中原之多故爰從
晉石割遺幽燕迄至今時將及百載豈有長盛之國豈有久
強之邦況之德義之稱惟蓄豪猾之志皇朝應運 帝道臨
民頗彼元兇不及乃祖恭惟 陛下實邁前王是彼弱我強之
時彼衰我盛之日今來凌犯諸夏以激怒羣心上帝必降於
明威陰謫寧逆於傾覆禍既盈而惡既稔衆須叛而親須離

內難作即篡弑興大兵臨即君黨散復燕薊之上収雲朔之城
碎木葉之山平摘星之嶺破榆關而直進渡灤河以長驅焚
穹廬毛毡幕於窮荒縛孺子彼婦於絶漠雪前世之恥盛明
代之功而臣願陛下克儉克勤至明至察太不急之務省無用之方
節聲色以娛心專道德而為意慈惠以育萬物照燭以周八紘
無以珠玉為珍但以穀帛為寶凝 聖慮上通於天意廣 聖澤下
悅於民情念逸樂恐生憂危思艱難長為鑒誡勿聽浸潤之
譖勿狥依違之言勿近諛諂之人勿害忠正之士似是而非者須辨
有始無終者莫容選賢任能訓兵練將求韓彭孫吳之輩訪
蕭曹房杜之流直言極諫者與厚禄高官多謀有智者與
清資近位能操執者必加委信見的確者必為施行衆增嫌
者慮是強明之村衆援引者慮是佞媚之子屏怯懦同邪之
黨舉沈滯厄塞之賢兵刃不鈍利者精修戰騎不劲健者慎
選萬責游惰勸課農桑驅除輕浮敦尚淳樸紹太祖之神
武繼太宗之聖文高拱紫宸永煥青史如此則蠢茲蠆蟻何
足堪憂荼尔腥羶豈能為患臣無該博之識無宏遠之謀親
聞程丹榮之語言竊看契丹國之微弱今覩萌兆即俟滅亡
輒具啓陳冒避尤悔干冒 云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